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十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何宗伯曰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郎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爲小天地不爲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按上下兩傳首章皆舉易簡字葢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對天下事變固爲至約而自虛明一竅言之猶是未易未簡故聖人三致意焉懇嘗欲以至大至精四字括十翼之旨緣易本是占筮之書聖人恐人小

了他故動則贊其理之大且惟天下後世有泥其粗迹而支離爲學者故以易簡之精嘆繫示之嗚呼深矣

陸庸成曰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因辭顯辭以數神易也者其天地聖人德業之府乎故曰可久可大在天地爲盛大在聖人爲崇廣上傳終之以功業德行此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爲冐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仁義禮智信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備焉

程敬承曰係辭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爲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

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爲仁義之功業所以衍生德之大也

張雨若曰八卦成列兩節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緣剛柔即是上爻象而動亦只在卦爻之中有箇動的道理在尚未是占之已決而爲吉凶者也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横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與設卦觀象等象字不同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樣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共

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只是爻象之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見成的說卦爻中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係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亦可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朱子曰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然

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看便有乾兑離震之象

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　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因重之剛柔而推之係辭是因相推之得失而係之　又曰剛柔相推二句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同是據見成卦爻言不在占蓍上說至下動在其中方是預以占筮言之然亦只是動具於此其實未曾動也　係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

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係辭焉而命非動也然動已在其中矣楊止菴曰舊以動屬占未然盖此條未言占也

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緼乎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象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象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曰象在其中者盖八卦相錯則六十四

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成卦成卦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亦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為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孔疏上既云動在係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揲尸之所値者如元亨利貞必因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止菴曰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所謂生乎動者也林次崖曰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交相成也　姚承菴曰此句依上下文宜如此解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動不可不慎也

潘雪松述曰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研

幾者正在此　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當其不動
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紛
紜糅亂也凶與悔
吝始生其間矣

程敬承曰上數節言卦爻剛柔變動與卦爻辭之吉凶
悔吝矣此即承上而言卦爻之剛柔立本者也各有定
位而不易也剛柔之變通趨時者也隨時變易而不窮
也剛柔變通之間而吉凶悔吝生焉貞勝者也正則常
勝而不已也說到貞勝而歸於一此足盡卦爻吉凶之
妙也

潘雪松述曰剛柔有變故謂之易自成列重卦而言則
盡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故曰立本自相推係辭而言則

蓍有變通乃隨時之適故曰趨時剛柔變通之間則爲人事之吉凶吉凶至變而天下有不變之常貞是也貞者正也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覺之幾則爲吉之先見而無有於凶守此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於吉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　蔡虛齋曰本義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但以易之有所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剛一柔　朱子曰剛柔者陰陽之質是易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通變之用又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義曰變通者隨時所遇趨而就之　盧中菴曰變通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以蓍象

上說不惟不知此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而非尸筴之所能及也　質卿曰夫是卦爻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是何也理一則不容有二至常則不容有變也

按貞勝貞字極妙貞正也惟正可常故常相勝周用齋曰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惟正則勝非吉凶貞相勝也如此說貞字

方有下落　游讓溪曰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於剛柔之變化下文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於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陸庸成曰貞勝貞觀數貞字解者皆覿面失者也夫貞之爲義上傳未發而特揭於此蓋貞者二篇係辭之權輿非即利貞之貞乎既云吉凶迭勝則何以爲貞又何以謂之一夫言吉不言貞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不言貞令人有苟免之意而貞茂矣二篇之辭以貞吉者十九以貞凶者亦十一猶有既吉而貴貞有雖凶而必貞者有小貞吉大貞凶者有貞而不期於吉凶者要之吉

凶萬變惟是貞爲勝蓋約吉凶於貞則吉凶之斷始可通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而不觀之天地日月乎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非貞觀者乎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非貞明者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非貞夫一者乎貞則更無二故後章稱咸四爻之貞吉曰一致而百慮噫微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之道有升有降然上下之觀不動也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有往有來然晝夜之明不動也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吉凶

之變多矣而以一貞勝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
彖辭爻辭所以貴貞也然則動烏可不愼哉聖人指此
以開明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天地之道端正只有箇觀故其爲道常觀者也日月之
道端正只有箇明故其爲道常明者也　孫質菴曰天
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
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繼道
以示人者　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馳之理堂堂
正正止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持衡
的乃吉之反耳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有箇獨而

无對者在所以如此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爲勝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甚妙

按此數節當以天地貞觀二節爲關健自吉凶貞勝節以下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爻也者以下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言乾坤易簡正所謂一以貞天下之動者而卦爻吉凶端不外此是故因而重之爻固在其中矣而爻非他倣乾坤之易簡也八卦成列象固在其中矣而象非他像乾坤之易簡也有爻象則可因尸以求卦矣尸方揲而卦方求則參伍錯綜而爻象隱然動於尸卦之內尸既揲而卦既求則成

文定象而吉凶昭然見於卦之外夫文象動乎內所
謂剛柔相推變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基開物成務之
功可以爲通志定業之本故曰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
外所謂係辭動在中者也而由是可以見憂世覺民之
心故曰聖情見乎辭此二節句句與首三節相照應至
功業二字又轉生到造化功業上
陸㵾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至一之精不容岀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
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
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所以有象也　潘雪松述曰

承上文貞一來乾坤皆恒一其德故曰確然示人易矣隤然示人簡矣乾得一以爲乾坤得一以爲坤凡卦之爻不過效法乾坤之理凡卦之象不過肖像乾坤之形而安有不出於一者哉此吉凶之所以爲貞勝也　按易簡就生物上說與上繫易知簡能同確然隤然是順健之德所以爲易簡處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倣夫易簡者也盖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爲陽卦諸陽卦在内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

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
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
爻象動乎內節此承上卦爻并吉凶而合言之通節都
在揲蓍上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則未值也
故曰內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則已定也故曰外
內外字當先後微顯字看揲蓍求卦之先參伍錯綜則
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躍然動於其內揲蓍求卦之後
通變極數則占者所值吉凶占決之辭顯然見於其外
爻象之動是變而行以數神百姓所以通志定業者見
於斯功業不見於變乎吉凶之占是辭而道因辭顯聖

人所以憂世覺民者見於斯聖情不見於辭乎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　蔡虛齋曰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曰見曰內而不曰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曰變即動乎內之爻楊止菴曰爻象言動而不言吉凶以其在內爲變之所從出也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

姚承菴曰爻象二句緊緊說爻象一動於尸卦之內吉凶便見於尸卦之外此何以故爻象推本此一理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卽見也前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此意

程敬承曰爻象節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

人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使見無非恐人迷於趨避而教人利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爲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於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乎辭以闡明於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妥何必牽合於上文承應又何必拘泥於本文對偶乎因本義尸卦二字而遂云通節都在揲尸上看誤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以生生爲德故爲大德聖人之位爲

生物之主故爲大寶財者生之本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脩德之事禁民爲非乃防民淫靡之事凡此皆義也義以理財正辭禁非以生萬物而已自大寶曰位直讀至禁民爲非曰義方與大德曰生相當

朱子曰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物而已

聖人成位乎兩間有其德無其位不能兼善天下於其位也愼之重之在卦則尊位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之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民養生喪死無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矣鄭氏曰斂聚有經貲

出有法兼并無所肆其開闔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於象魏讀於鄉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爲命下守之以爲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僞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爲非凡此皆義也　象旨聖人在位象易簡而立功業不過一仁而已義以理財損過裁偏準於中正義以正辭上命下令當於道揆義以禁民爲非止邪息妄歸於一是皆所以全其生生之德也　陸庸成曰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爲仁固生

也蓋用爲義亦生也第不與聖人同憂耳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爲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歟

程清溪曰財者民之欲無厭則爭聖人分田制里俾有定分正辭立法禁止其非曰義者仁之用也　洪覺山曰財者人之心天地之所以生人人之所賴以生者功業之所重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之類是也

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導之利使天下蒙

其福也正辭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於禍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雲峰胡氏曰上繫首言易簡此亦言易簡上末言位此亦曰位其有望於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也竊謂後儒言夫子言仁不言義於此則並言之程敬承總論曰此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剛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歸宿於聖情見辭一句何言之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係辭係辭者原本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

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言以貞爲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係爻無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也讀聖人之辭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德之所以大也聖人以仁義生萬民業之所以弘也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辭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爲之是故聖人

作易使人知吉凶也聖人用易亦使人知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吾故曰竟歸宿於聖情見詞一句　細味下章曰衰世之意曰作易有憂患曰明憂患之故云云　曰懼以終始云云　畢竟下傳是此一句意貫到底至於吉凶情遷而聖人之情益見矣始終必言易簡者正懼理本一而人貳之因貳濟民作易之本心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淮海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觀十三卦之器與象餘卦可知矣觀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制器尚象餘聖人可知矣聖人不能先天而強爲不能後天而不爲皆循其天理之自然耳天理之自然者何也時也易也

潛雪松述曰聖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爲卦爻之法象神明之德不外乎徤順動止八者之德曰通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也萬物之情不

止乎風雷山澤水火之情曰類者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也　朱子語類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洪覺山曰觀物而及於鳥獸者伊川所謂觀兎可以畫卦朱子謂魚脊鱗三十六陰數龍脊鱗八十一陽數具卦氣之類是也鳥獸之觀與君子居則觀象之觀其心一也故予嘗謂觀察法取是伏羲終身之學以天地鳥獸爲書初非專爲畫卦也其畫卦者不得已教人之事有八卦而後人之學假於象矣

梅氏古易考原曰仰觀象于天而作卦如乾天離日震雷巽風坎月雲豐斗沫之類俯觀法于地而作卦如坤地兌澤艮山坎水之類觀鳥獸之文如乾為龍為良馬為老馬坤為子母牛震為龍為馬善鳴巽為雞坎為豕為馬美脊離為牛為雉為蟹為虎豹艮為狗鼠兌為羊之類觀地之宜以作卦如乾為木果震為蒼筤竹萑葦稼為反生為蕃鮮巽為楊坎木為堅多心棘叢棘蒺藜離木為科上槁艮木為堅多節之類近取諸身不但八體而已凡八屬皆是如為君為父之類遠取諸物不但服食器用而已雖計物之數曰萬皆是如為圜玉金寒水大赤之類伏羲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今止云作八卦者舉經以該別也曷為謂之舉經以該別乾為經卦舉一乾乾之乾而兌乾離乾震乾巽乾坎乾艮坤乾八別之乾皆該之矣兌以下七卦皆然故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曰始作乾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曰始作兌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曰始作離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曰始作震姤大過鼎恆巽井蠱升曰始作巽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曰始作坎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曰始作艮否萃晉豫觀比剝坤曰始作坤羲聖心胸天象地法動動植植近身遠物莫不

蓄于中然後作八卦以垂示天下後世故其卦之妙天地象法動植身物萬理咸備於是幽贊神明而生蓍以通神明之德制器尚象隨足以類萬物之情

游讓溪曰神明之德至幽易由微以知顯故曰通萬物之情至賾易由粗以知精故曰類謂各從其類而大小淑慝之情分焉　蘇紫溪曰神明之德重在神明二字是陰陽不測之妙天地之所不能窺人物之所不能窮者象立則意盡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要玩一情字只是箇相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于其間矣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顯微無間此易

所以爲冐道之書也繫言曰天開地闢之後不知其幾萬年矣而洪荒朴略未有文字至羲皇始畫八卦實肇人文之端故將言制作之事而首言此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朱子曰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蘇子曰諸蓋取之卦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潘雪松述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朱漢上曰佃離爲雉漁互巽爲魚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　胡雲峰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

程沙隨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魚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　沈翼亭曰耒耨者執耒而耘教人之爲其事也利字内猶有百谷用成意　潘雪松述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者耜之柄也屈

木之直而爲之耒耜取益卦體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諸噬嗑

按前二節言民有禽魚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易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爲市都丹陽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蔡節齋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　潘雪松述曰動取噬嗑翟玄曰離象在上故稱日

中震爲足又爲大塗致民象也離中虛可藏貨市之象也上古人質而自守其居自費其用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爲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得以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鄭合沙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蘇紫溪曰書曰曁益奏庶鮮食曰曁稷播奏庶艱食卽耒耜事懋遷有無化居卽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羲農堯舜特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

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潘雪松述曰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言能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使於民而民咸宜之耳易之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通而不窮可久而不息黃帝堯舜之通其變者易之道也制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大備故程子曰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垂衣裳者無爲之意衣上服下裳之說但曰乾坤變化而無爲然衣裳之

上下别乾坤則此章諸卦取象之本旨也　盧氏蕃曰

只一衣裳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

無爲處天地之變化時至而行無所作爲聖人之通變

亦因時順理無所容心此善取諸彼也

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器尚象皆變通宜民之事特于

黄帝堯舜言之者羲農之時民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

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

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

聖人者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有義截然于

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

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然非通變宜民以至天祐无不利則堯舜之無爲幾非其時矣

程敬承曰變者時而已矣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聖人因其變而通之通之也者通乎其所欲趨者也故其民習之而不倦通之也者通乎其所自便者也故其民安之以爲宜宜之故不倦也神化即通變也特以其通變妙于自然故申贊之曰神化非兩層也神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使字要之天地間變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所謂后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天旦佑之而况於民其有不宜者乎天佑民宜神化之妙也

姚鳳梧曰易窮則變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在世道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仍衰敝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乘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黄帝堯舜之時民厭朴鄙漸入澆漓是其窮也窮即是風會之一定於是三聖人以禮義之教通之是變則通也自此一通之后衣裳之制不復更易何其久也此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　陸公紀曰

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植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乃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弧矢之利威天下則有不利存焉此其最變也

陸庸成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將衣裳治之乎傳曰服之不衷詩曰彼巳之子此以知德有之以爲治也嘗考其衣裳之制矣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綉于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巳无爲山之鎮也雖

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火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九脩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黻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

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員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朱氏曰

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无為六子自用　蘇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羲農之精蘊也　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潘雪松述曰刳空其內剡薄銳其首也渙下坎水上巽木木動水上舟楫之象上古山無蹊澤無梁至是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承上言衣裳既垂則遠邇觀化然川塗阻隔則文教不通故舆舟楫之利楫櫓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潘雪松述曰調習牛馬負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隨之取義以其前動而後說也凡卦畫自下始故以震下爲前動象　李氏曰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楊氏曰川塗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

至　纂言曰郭門城門爲重門擊柝以警夜而防姦盜也暴客謂姦盜豫前二偶畫重門之象又坤爲闔戶九四以奇畫震動體擊柝於門內之象　郭氏曰豫本無備豫之意孔子又明豫於此者以見諸爻卦之象無窮不可一義盡也　張幼于曰待暴客待人之變待風雨待天之變以此二卦見例待其變見其常也易之以宮室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此三者窮則變也如宜於宮室故不倦於宮室宜於棺槨故不倦於葬宜於書契故不倦於同文同事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

潘雪松述曰杵以舂臼以容用之擣去粟殼而得米利濟萬民亦猶渡水之得濟也取小過者下止上動也象貞兌爲毁折斷巽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有臼象而又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蒙引弦木爲弧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

纂言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

蔡介夫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以相無而卒所以治睽也　姚承菴曰弧矢凶器也曷以利言威暴所以仁其

良也　余四明曰纂客是害之小者雞鳴狗盜之徒是
也此是害之大者欲窺伺乎天下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盖取諸大壯
姚承菴曰上文要看數爲字爲者始爲之制也此下要
看三易字易者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也
陸斗南曰此三條俱用上古字亦有謂盖弦木以上是
制古所未有而不可無之器穴居以下是變古所已有
而不可用之器
徐子與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

不得不與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棟屋脊檁也宇室兩邊垂下者即椽也周禮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為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以蔽風雨二陰在上而動四陽在下而壯故二陰不能凌也　都聖與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潘雪松述曰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爲墳也不樹不樹木爲識也喪期無數无祔練祥禫之日數也爲棺以周身爲槨以周棺棺槨取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潘雪松述曰書契取決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于者執左取者操右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畫則有指事象名之變退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

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
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夬
乃君子决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
端而防其欺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决則不
通故雜卦之次第與十三卦之象皆終于夬
鄭氏曰黄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
爲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斁故
通其變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涉陸行而塗也爲之舟車以通
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爲之宫室以居之爲之棺槨

以易槧梩之陋爲之書契以革結繩之簡爲之衣裳以辨上下爲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爲之備事來而爲之應法之所未病聖人不強易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有而不示其所以有之事其效至于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

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歟

蘇紫溪曰以其序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舟車輻輳矣足食足兵匪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

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卽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楊萬里曰作書契以上等事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盖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金賁亨曰此章雖爲尚象而發然此十三卦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卽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也　程清溪曰

歷五帝而治具始大備盖由風化漸開神教益啓三王

之世用異統殊生生爲易者大較未貳孔子效之曰今用之吾從周夏時殷輅周冕雖有損益夫亦以通其變歟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金汝白曰此章言象彖爻之義是故字是承上章言易者是象天地萬物之理是以聖人制器而象之也彖象詞也爻爻詞也彖以象材爻以象動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故以是故字承之非悔吝由吉凶而著也吉凶悔吝亦象也吉凶失得之象悔吝憂虞之象　徐

魯菴曰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無所不該也　朱子曰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胡雲峰曰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也

潘雪松述曰是故承上取象來彭山曰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統名之曰象象之所擬皆實理之形容故曰像也材質也言一卦之全體如木之材幹也材兼有善惡而辭亦因之故曰彖者材也道有變動曰爻可見爻以動爲義

動亦爻中所具者如愛惡情偽利害得失之類動本至頤故辭亦至悉也效呈也謂據其理而模寫出來呈獻以示彖之材呈於爻爻之動具於彖其實一理也彖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　蘇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眞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　姚承菴曰吉凶悔吝無非此理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辭復何隱而不

明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　蔡介夫曰天下之動紛紜轇轕善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章合上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言易之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邵堯夫曰易

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朱元晦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成甚世界聖人論德行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則扶抑之意亦嚴矣楊誠齋說極得此章口氣云陽卦宜多陽乃反多陰陰卦宜多陰乃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此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偶故也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爲君子之道陰爲小人之道也弌者奇之別名二者偶之別名一君二民非謂二民共事一君也陽卦以奇爲

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民也所謂一君而二民也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非謂二君共爭一民也陰卦以偶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民也所謂二君而一民也小人之道也　韓註陽君道也陰民道也孔疏陽卦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質卿曰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也歟

陳潛室曰二偶一奇卽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偶卽

偶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於陽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陽以一奇爲主故多陰陰以一偶爲主故多陽重于一奇一偶此其故也故以彖言爲重成卦之主而以陽主一奇陰主一偶則剛柔各定于一畫矣　蔡虛齋曰凡陽卦以一陽爲主一陽爲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爲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凡陰卦以一陰爲主陰畫已二畫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爲四畫四偶數也陰卦偶此所以陰卦多陽也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

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爲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爲主則陰之依附者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胡雲峰曰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畫數之多少蓋實有義存焉

周用齋曰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象也、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語類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

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程敬承曰天下所以不用思慮者蓋原理本無二故耳曰同歸曰一致總言理之一也造化同此一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屈信相感而利生聖學同此一理故精義入神以致用內與外一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外與內一故也從精義利用以往便與天地

之神化相契合天與人一也故也得乎其一故自可以致用可以崇德可以窮神知化何用思慮哉通章只明感應之理出於自然以破咸爻憧憧二字而造化物理聖學總不外是程子曰感應外更有甚事蓋心即思思得正即學學即事事即道也此外寧復有所謂感應者哉洪覺山曰思以體統言慮以應事言同歸殊途以理言一致百慮以用言思慮爲聖功何以何思何慮也思在同歸一致而不在殊塗百慮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也至于窮神知化則何思何慮之體以復而自然者不可知矣故予爲之說曰君子之學在致

其一一致而百慮者何思何慮也用百慮以求致一者朋從爾思也何思何慮一思也無所從也朋從爾思二之乎其思有所從也二斯爲朋矣欲其致于一焉不能矣是故雜思之生也其必有所從起也屈伸相感往來自然有感而無思利生而不以生利觀天道則物理可知矣觀物理而君子之學可知矣往來者屈伸也利生歲成者利也往來屈伸雖皆流行自然而其所由本者屈爲往耳故復以尺蠖龍蛇言之噫君子之學可知矣朱子曰感有二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爲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

家則是與做外感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
無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
各從無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
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爲迷其歸
一之源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故冥會於
一與同之朕則宇宙間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心
造物通爲不二寘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
化總完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爲兩忘天下何思何慮

乎吾觀諸日今夕之徃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之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逝盖前之屈卽後之伸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烈日流金之暑不生于暑而生於堅氷盖今之伸卽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伸龍蛇之蟄以蟄爲存屈伸則亦有同矣則亦至一矣可見天下自徃自來寧必憧憧哉然則吾人之心豈其置之無用之地惟用之于崇德而已德崇于用而不知其所以用畢竟是何思何慮之天乃爲德之盛歟

淅雪松述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理之所約謂之

歸得理之趣謂之致同歸一致一本也殊途百慮萬殊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夫百慮之殊途者亦思也而曰何思何慮者盖小德之川流皆本于大德之敦化凡幾之所覺能通于微者亦皆天命之自然豈容起一毫思慮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慮哉歸本自同奚役役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所用之夫子兩言天下何思何慮至

論無適莫而亦曰君子之於天下豈非以天下二字喚醒往來世路之人心哉　蘇紫溪曰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无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无思慮而无慮如造化之自然自信着意于往來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殆不覺其紛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无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卽所謂一以貫之也无思无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

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爲吾人學問張本　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明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致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寧春溪曰理本一也而曰同歸一致者蓋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其實同歸一致只是一自然之理在吾方寸中而已故曰理本無二也若以歸爲歸宿致爲極致則朱子當別解而不曰理本無二

矣且曰同歸一致即夫子一貫之一所謂渾然一理者也而歸宿極致則是着力字眼覺有不同　蘇子瞻曰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蠅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天下事原只是一箇理但行將出來有千蹊萬徑耳人只是一箇心但用將起來有千條萬緒耳此都是自然而然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慮哉何慮與百慮不同何慮人爲之慮百慮自然之慮也　方晉岳曰同歸一致者理也思慮以理而無理外之思慮故終日思而未嘗思終日

慮而未嘗慮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蔡虛齋曰日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則又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者感來也所來亦爲往所往對前則亦爲來矣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　余四明曰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其可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感信意

楊止菴曰往則氣息矣故曰屈所以感乎來來則氣息矣故曰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屈者必有其應其

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爲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亦謂之生焉不感則不應卽非利矣故曰利生此造化往來感應之自然利猶功也此功利之正者也卽指明生歲成言

潜雪松述曰日月之生明卽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也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天道之自然也以尺蠖龍蛇證屈伸之義物理之自然也此皆易中之蘊入心感應之妙非思非不思而幾微自通非慮非不慮而天能自動其神之所爲乎

楊止菴曰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伸是屈者乃所以求伸也龍蛇不蟄則來歲之身不能奮其蟄乃所以存身也問屈伸相感而利生今但言屈之利而不言伸之利何也吳一源曰人皆病在知伸而不知屈故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

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　姚鳳梧曰利用安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用不利豈能在在皆

安而處之太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將去他身之所處自然安閑順適　潘雪松述曰精義而入于神乃所以致用盖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无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如身安而德崇矣　韓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妙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于其宗事各本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

陸庸成曰精義正於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窾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是爲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者乃一致之所自致也

蘇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至于身安則物莫吾測而

德崇矣

程敬承曰精義利用二段辭若平對意實聯合精義二字是一頭顱義者入而出出而復入者也精義而入於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此微妙處即千變萬化之所自出而用自致矣用自精義中出來件件做得停妥此身自不受桎杌之病而安言安身而心在其中矣精神寧謐萬理凝焉殊合爲同百融爲一德之所以崇也看來利用乃致用所就德即精義而有得于心者語精義至于德崇將復何所施吾力容吾心哉故下文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謂過此不必更求知也過此有知則

非自然之知雖憧憧奚益矣未字或字皆是不必然之辭正蒙云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此之謂也

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致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於無事中來無心于崇德而德自崇矣

方魯嶽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于崇德不必過此而有知至于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所謂下學上達何必過之而談神化乎

潘雪松述曰德至于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　張横渠曰入神僅入于神窮神窮盡其神淺深之别也吴一源曰入神而融貫純熟即窮矣窮神默契無間聖人上達事也　朱子曰此德字只是上崇德之德德崇後便能窮神知化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

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亦只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　姚承菴曰窮非窮究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非知識之知知契之知也知契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德之盛者養到極盛處　沈德培曰看來殊塗百慮往來屈伸處都是義之條分縷析處從此只管精入神去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我始見天下之不必於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道

項氏曰按十卦以咸九四爲主意大抵論感應之一心屈神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也乃

所以利其出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
噬嗑鼎否皆言利用之事豫復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
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而否吉自一
人一事而至于天下之用皆盡于此矣豫言知幾之早
復言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
神之功亦盡于此矣至于神然後能窮神之所出起至
于化然後能知化之所由推知化猶知大始之知非萬
物生于其手者不能知萬物之始也非萬物生于其身
者不能知萬變之幾也孔子言知天命子思言知天地
化育皆至乎其地者也上繫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

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必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德盛仁熟而後學易之道盡也

程敬承曰咸後九卦總是發明理之貞夫一而不必憧憧云耳往來屈伸无二致也天地之所以成造化也內外出入无二致也聖人之所以臻神化也推之事事物物何莫不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微顯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于屈伸之義以取凶憧

憧往來之害大矣哉此本吳一源說
程敬承又曰咸九四心學也无心之心至一也一之體
微而思慮勞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
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
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
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无危也
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無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
心還而一於善而其行反而一於吉也一於吉則用利
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
也得此道則損卽爲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

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子舉十一爻以明事物之理而以无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恒終益可見咸恒一道一之乎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所以云未入而圖其出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

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

羅一峰曰六三前遇九四之剛強如石壓吾上不宜惹之以致困者乃不量力而欲去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矣下乘九二之剛強如蒺藜刺人豈可據以為安乃不量而欲據之其能安乎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矣劉備違衆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豈不辱其名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奔身无所妻子離散豈不是危其身

程敬承曰非所困而困以下雖是什六三爻辭似不必

拘泥爻下本義等語困亦人所時有有困得其所困者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志不降身不辱也善乎程清溪翌曰居易俟命行所困也六三行險僥倖失其所矣故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夫困不可僥免者也小人以不善致困乃欲别有所據以求安據非其所又益之困耳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剌難也身且不保而能保其妻耶臧紇陽虎之事可以觀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程正叔曰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無成功或以顛覆者皆繇此也朱晦翁曰孔子于本爻外發言外之意甚透藏器藏字極妙天地藏諸用聖人藏于密君子藏器於身邵子說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衒于外鮮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庶不劇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敬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毀於輕試也成器而動動斯不括藏大成之器于身斯有所操以待時耳沈德培說得人字極

好謂人横撐在天壤間極重極難得故當時堯舜惟憂不得人得了一箇人這箇宇宙便坦然无事此其人卯藏器於身之人非自恃才具急忙幹事之人也　洪覺山曰陰主於成物成器者陰之得正者也藏者陰體也正以待時故藏也時者解終之時也動者震體也君子器成而藏藏而動動而又時然則小人之去其可以不慎乎雖然夬決之道存乎速和解之道存乎緩上六之待時亦緩之之意也

潘雪松述曰諸爻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爲悖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

之而悖可解也故夫子於上六言獲言德勝者也有會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動彭山曰括結碍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于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潘雪松述曰馮奇之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人不仁可恥而小人不恥犯義可畏而小人不畏然則小人其以禍終乎而非也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其趨利避害之關猶自明白如使小懲於

前將終身不進於大惡而免重禍矣非小人之福乎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无咎蓋小人重禍更甚於重仁義也　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于肩三尺禍害迫膚而後知痛戒夫必待于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勸與懲者小人之福階也故止惡于初乃所以福小人也　洪覺山曰小懲而大誡謂小懲而後大誡也懲之于其小者以其離初心未遠也過此則惡積而不可掩雖欲懲之莫能懲矣小人之福對罪大而言之也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朱漢上曰精於義者貴一　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錢融堂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　洪覺山曰小人之初為不善

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以爲是小惡爲无傷也及其无所懲誡果于无所傷而後浸浸不已敢爲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爲之也小懲而大誡所以使之不敢也

程敬承曰小人弗去弗爲之心即不恥不畏之心也

張雨若曰惡起于微禍成於著小人非不畏也其心盖謂无傷耳小人只爲无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是以惡小而不懲則罪大而不可解滅趾不防必至滅耳豈不凶哉　沈德培曰嘗寧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平生罪過曾子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時爲不孝吾故信積

之爲言甚有力焉

程敬承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積善豈爲名乎而敗名亦君子所忌也故善不積至成名田地積猶未滿也小善弗爲善於何積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

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林次崖曰目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　洪覺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

程敬承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所以能休否而保國祚則不忘之一念係之也　敬承又曰前章言身安而

德宗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龔氏曰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鼎上體之下而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也是以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受之任　項氏曰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少皆限于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自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能勝

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朱子曰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纔過此子便至於流便是不知幾知幾者恰好便住及早回頭不令過這些子也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取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

能也

潘雪松述曰龔氏曰豫之六二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明之象旨上交指二于六三下交指二于初六過于恭則諂過于和則瀆故有幾焉見幾而守之介石者果而確也蘇氏曰無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之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

之以為進退之候也

蘇紫溪曰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以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上交下交何也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者也上交不諂不以逸樂之情而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而瀆乎下也不諂不瀆何以為知幾舊說謂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之間

非也此心未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理當如是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孔穎達云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亦以孔穎達及程子之說爲當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然未有微

而不彰者也柔者剛之始然未有柔而不剛者也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於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於剛此所以爲知幾也　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嘗基于諂梁竇之客是也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嘗起于瀆竇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以知幾者矣欲進此道惟存察之密疆介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於介如石者歟　程紀曰今人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爲幾非然也幾其在上下交之初乎君子正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此子落在諂瀆窠臼中是之謂知幾幾者動

之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此心只有箇天理只有箇吉正當吉之先見而隣着凶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斡旋轉不善而就于善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此便是見幾而作寧用字斷字何等喫緊此從介字上來確然介石之心體而有不斷然先見者哉　沈德培曰柔勝剛弱勝強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猶有規避之巧心焉孰如君子之至誠前知者耶

程敬承曰上交下交非有高遠難行之事而語知幾之神止以不諂不瀆當之何言之易也抑不獨此也所惡

於上下大學以之論絜矩不陵援不驕倨中庸以之論素位論尊德性而乾九三龍德亦止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已也則信乎一上下之交足以盡道矣一知謟瀆之幾足以盡神矣雖甚神奇不越庸常始念一差竟墮陷阱當上下交之初可忽其介而莫之早決哉或曰幾字便是介字凡安危休咎之間不差一髮達人早見此分介處甚可畏力持而固守之不落到第二着去古人高絕人羣只如此耳

敬承又曰見幾而作疏云赴幾之速是也謂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如石三

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初見其幾之微則逆知其後之必彰即於微處圖之初見其幾之柔則逆知其後之必剛即於柔處圖之此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處萬夫之望以其知幾合神也

經繹曰微也者道心之體動无動動之微者也動以天不動以人動以物不動以已有無微乎微以動則有吉而无凶有平康而无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視於无形察之未兆保之冥冥貞之耿耿而何俟終日矣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陽生而并温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陸庸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總之幾一而已知幾則神庶幾則復幾者動之微惟微者道心也最初一念止有天理萌動故有吉无凶先見其端之謂幾稍后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於先見者行與吉會知幾者也能見於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幾者也然在豫貴守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早故曰元吉　又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凝定心當如石之介心

惟凝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也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亢無二義霜冰不二時困剝在垢壯夬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潘雪松述曰淮海曰知幾其神乎人人謂心爲神明即此神也不神則物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爲神也故曰顏子庶幾若顏子有不善方知非庶

幾矣惟能先見於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常人不能當下默識此體故遠于復故悔則有不善不能知知而復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易者無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　蘇紫溪曰庶幾即上文知幾聖人幾微故幽而顔子善學聖人亦近於聖人之幾者也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顔子之庶幾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何也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一念之中吉之先見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善之不知哉　蘇紫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

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啄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啄則世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游謙溪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之力行以致其知也　洪覺山曰顏氏之子全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幾爲難知則不復行矣拳拳服膺知先之功也故曰顏子無形顯之過失而後有復初九復之最初若故未形也　張雨若曰竊謂此不善卽夫子所謂非禮乃在三月後亦只是微有不中節處所謂已也而名之曰不善吾常以人之所謂不善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潘雪松述曰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不言陰陽而言男女干寶謂什六三之辭主于人物是也義海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劉牧曰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漓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曰男女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　何氏曰天地兩也

絪縕一氣相與之專也男女兩也構精兩情相與之專也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致一謂專一合二者而爲一也朋友之道天地萬物之道也

洪覺山曰乾往坤來有天地絪縕之象絪縕氣之交也氣化故曰醇艮上兌下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形之交也形化故曰生醇厚也專一也不一則離而散之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淮海曰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相與則定只是得一箇天地人之常理　楊止菴曰欲勝理則心多危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與之而民不應无交而求則民弗與者无以固結其民于先而求其報上則民不助之也

潘雪松述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辭慚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姚承菴曰君

子修此三者修之於平日也修到安身易心定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无不得矣故曰修此三者故全全是完全无欠缺處危以動以下正反此三者言

或云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是以恐喝之言感天下也周用齋曰夫以上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爲眞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爲妄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貫精不誠不明懂懂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躡

歟此十章之旨也
趙人齋曰自何思何慮起至立心勿恒凶嘗作一章貫之方是聖學之一貫俱是利用安身之道困于非據者不能自存其身以崇其德者也思慮安用之藏器待時用之所以利也屨校滅趾小人有所懲而能轉禍為福以安其身何校滅首小人無所懲而積惡罪大以滅其身不忘保存能安其身者也折足覆餗不惟不能安身矣介于石寂然不動安身也知幾其神利用安身之道也庶幾貫上知幾知幾其神伸尼之一貫乎庶幾其顔子之一閒乎无祇悔安其身致一安身之道也言君子

得友如天地男女化生之合一然後可以言致一而不涉思慮之憧憧也安身本于立心之恒利用安身在立心有恒而已有恒則致一無恒則不能致一故聖人徹之不占 約說曰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

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無非陰陽變變化化究歸只一人日用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趍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人則寧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又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絪縕總是一機爲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摩盪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雷風山澤皆乾坤之无盡藏徙順止悅皆乾

坤之无二道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无自禪之機撰者憑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寓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夫惟有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稱名雖雜不離陰陽之變態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名即于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憂深慮遠挽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俟于煩稱乎乃知易月天下之道則彰往察來盡之耳天下之來其得失憂虞之未然者總不出於往之理蓋盈虛消息理有固然往者來之朕也惟以往兆來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

闡發名必稱寔物各有所論道理毫无回互論占決初
无兩可體撰通德言言皆陰陽則皆陰陽之往來何不
備焉惟其彰往察來者無不備如此故擬形容以象物
宜則名小而類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
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隱于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
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于一乎哉
此章論後天之易備夫理而妙夫用也通章陰陽二字
是骨子本義云无不出于陰陽之變一句道破此章之
旨諸卦皆乾坤之變化皆從乾坤二畫裏生出來故曰
乾坤易之門既云易之緼又云易之門何也緼以乾坤

所包甚取義門以諸卦所生出取義也蔡虛齋曰闔闢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而又何以謂之物乾坤指起初奇偶二畫畫有形質故曰物猶言天地之爲物不貳也朱子曰乾坤只是當奇偶二字或以奇而合偶或以偶而合奇有一箇奇便有一箇偶如門有一扇開便有一扇閉以此交錯而合便有諸卦剛柔之體此與乾坤成列二句互相發也　蘇紫溪曰四句重合德二字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箇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箇陰者故或剛上柔下

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姚承菴曰陰陽在天地間其德本合一而不離易模畫其所爲陰爲陽者却使有互根而不已者在姚鳳梧曰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總不外一箇陰陽易本陰陽以立卦則一卦一象模擬造化之形容故曰體一卦一理發揮性命之蘊奧故曰通體訓一一體貼出來與丹青描畫相似通則曲暢旁通之通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惟乾坤交錯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陰陽剛

柔之合而成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而陰陽无遁情矣

潘雪松述曰天地以形言易無物不具故曰體神明以德言易無用不神故曰通　楊止菴曰撰中所具者也謂以此體天地之所具蒙引曰撰如雷起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在天地爲撰在萬物爲情㑹雷風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山止澤流則其中之所具者也

蘇氏曰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

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朱子曰稱名只謂卦名
於稽其類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
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
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
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之
類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徐進齋曰上古之世俗朴民
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避故伏羲畫卦以教之
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中古以來人心變
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稽類以
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無餘藴而聖人憂患後世之

意葢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盧中菴曰
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假乎物象事變莫非陰陽至理
之所在也故雖雜出而未嘗差謬如牝馬稱于坤本其
順而健也牝牛稱于離本其柔而順也因坎之中實而
曰心亨因頤之中虛而曰口實其在彖辭如此㵋彖稱
於姤取其陰之必長碩果稱于剝取其陽之復生因咸
之居下而曰咸拇因艮之居下而曰艮輔其在爻辭又
如此葢皆本陰陽以立論而於理又何差謬之有一說
稱名是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也不止謂卦名於稽其
類類字即類萬物之情類字凡稱名必取類稽類云者

就以稱名而稽之也

游讓溪曰上言成卦皆本於陰陽之交此言繫辭皆主於徤順之理

孫質菴曰夫易易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大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也着詞一邊　孔疏往來必載來事豫占彰往察來也姚承菴曰彰往而察來者蓋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昭察其來耳往是理之已定者來是事之未至者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藴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微顯

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楊止菴曰微者顯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

潘雪松述曰開而當名者開釋卦爻之義使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之類是也辨物正言者若辨建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開而當名辨物正言凡此

所于卦爻之辭則備具矣　張幼于曰開者于各卦爻之下皆繫以詞而開陳之開而當乎名辨乎物正其言斷其詞以見其開陳之備備矣總承上言其精粗隱顯俯仰遠近兼總无遺非是視先天之易

爲尤備也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言者辭之約者也辭者言之幽者也斷辭卽彖辭也　徐幾曰天地之開名各有當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是故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實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言有是非可否皆本陰陽與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互之言詞有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而无兩可不決之詞洪覺山曰

正言者言其理斷辭者斷其用也如言乾之潛龍而以勿用斷之也

胡雲峰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淺近之書哉

孔疏若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以一小物比喻大事也若近言龍戰遠明陰陽鬬爭聖人變革其旨遠也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元吉其辭文也變化无常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易之所載之事

其辭肆而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因貳以濟民行者欲使趨吉避凶行善不行惡也以明失得之報者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也　胡云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非謂本旨渾朴而詞却文彩也

蘇紫溪曰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二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无失有

吉而无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閒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質卿曰古之爲民者一今之爲民者二一則渾以朴而民心不惑于多岐二則眩以疑而是非多昧于兩可此衰世之意聖人之所憂也以爲民旣二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必迷其報豈可以不明故稱名于雜而稽類于同要以明得失之報此報一明則疑于行者明徵于辭二于心者會歸于一聖人之爲世道至

矣　又云君子修身治行得失之間寸心自知何必言
報。至于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信。至有前
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戚矣戚矣　雲
峰胡氏曰上古之時惟有易盡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
疑至于衰世不得不于民之疑而明之以辭以濟其所
行行有失則凶有得則吉明以報之即此六十四卦所
以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易之以濟爲終之義如此
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
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
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

耶　蔡子木曰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之撰因貳濟民明失得之報是神明之德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潛雪松述曰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

時理尚質素聖道疑寂直覩其象足以垂教矣中古之時事漸澆淳非象可以爲教故卦爻之辭起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蔡虛齋曰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無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處憂患之事　蘇紫溪曰作易者有憂患不必扯文王與紂卽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無日不爲一身計尤無日不爲世道

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無怠無荒皆此心之憂患不能自已耳

陸庸成曰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惟處憂患而作易適當小畜之時故次小畜之後有履而修德者自履而下其九卦中之有困正始之修德於此乎遯而後之體用于此乎始也困與憂患相應困非所以修德故爲諸德之辨又曰窮而通曰以寡怨　又曰聖人無憂憂德之不備不以所遭爲患而憂

所以處患者無其德自履而下錯舉卦名其首節即序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于數而字見之末節則發其德之用于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弭憂患者誠至而所以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興于中古也

又曰易興於中古宜及卦辭而但舉卦名何也羲皇止有畫而已未有名也卦名由中古閱歷而後備亦即畫之所示以定名也如六畫皆奇即是乾字皆偶即是坤字之例至如小畜明夷睽豫等名豈是上古景色況有履虎尾同人于野比之匪人辭連名以爲句者蓋信卦名爲文王所命故但舉九卦之名以驗中古之易也

姚承菴曰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而特取九卦云者九人當變故于其身自然收斂撙節從履謙約束其身心以至于神明變通處故取九卦言耳

故履德之基基如築土之下基積累之所始也履以立禮故曰基蘇氏曰基者厚下以自全也謙何以爲德之柄驕心傲氣始基不足恃也謙卑則知敬謹而此心有所持循故曰柄復德之本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爲道之根也恒德之固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損德之修修謂治其惡懲忿窒慾以修身也益德之裕裕謂充長善端有餘裕也德至於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睨也故辨德必以困也井德之地蘇子瞻曰地者所在之謂也无喪无得動靜常定廣博之澤所由出也故曰地巽德之制制裁制也巽

順而入所以制也象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長短而裁之无不如意也陸氏曰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成德之事也

程敬承曰九卦之序先履德以下爲基也踐履之始所積无幾謙以持之有基無壞矣又履爲德基亦是危機處憂患時何可矯亢自高須當執持此謙故以執言而曰柄踐履如是執持如是斯善端可得而復復即存養本源也過此又要守得住又要修得力又要充得滿夫萬善完滿亦萬境順適何處困之不亨是可以驗吾德矣德至於處困不移則常永貞固有居安資深之意井

德之地也所謂可與立也立則可與權矣然後能巽順於理以裁制事變夫巽何以難也順理制變妙在善入巽順而能入微於幾微非有一定不動之見者不能此井所以先巽也楊子雲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正合此章之始終

盧中菴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根脚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陸庸成曰基所蹈也本則其原也一以行言一以心言也困言久也地則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者也此四字之別也復何以云小非來復者僅萬念之

一念也舜曰惟微孟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涵也井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巽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　張幼于曰先八卦皆治已而以實踐爲先末一卦始應物而以順理爲主蓋濟民行之最要當先者也

程紀履和而至游讓溪謂平於人情而止於天則是也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衆皆歸之故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小幾也幾動善生雖微而不亂於物故辨也所謂幾希之微聖狂之路人禽之關也人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生厭惡是不恒其德

者也能恒者風雷交變而立不易方所謂雜而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忿欲之害性損之為難覺而宜焉是即性也何難之有益長裕而不設長而至于裕其益孰禦焉豈以餙為事哉陸子曰設者俊張也不設則无俊張不誠之意乃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心超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井居其所不動也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若未便說到井養不窮上去特就全體內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巽稱而隱張幼于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巽為權

故能稱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為德之制朱
晦翁曰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與之行權正惟其稱而隱
耳　彭山曰小者事之微物者幾之動復于微小之幾
而能辨則理為主也雜者事之繁厭者心之擾恒于繁
雜之事而不厭則心有常也　又曰損以去惡用力為
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
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為大日新不已以求其自裕
不急用也故曰不設猶言无所設施也　蔡虛齋曰蓋着
力處都在損之先難將了
潛雪松述曰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故以和行則不至

于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于失節復以自知心獨覺而不蔽也恒以一德心不貳而能久也損以遠害損其害于德者益以興利益其利于德者寡怨困而心亨之驗也困以剛中爲體自得于心而怨尤老意消辨義井養不窮之用也井以安靜爲體中有定主而靜慮之慮精與以行權權者稱錘前却无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

程敬承曰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爲者復和而至故用之以和行耳制節制也何以言制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卑以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於

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矯強而用謙以制之也自知猶自主也善念既復則中嘗惺惺而自家有主矣王伯厚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困窮時節人所易動非學力之至識見之定未能大然无累故不曰无而曰寡亦以見无怨之難也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已者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已所自有自有自裕無待外索故無不利也

強求其私利未必與矣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井之所以能辨義也此是即其動之體而許之非

正應用時也虛齋謂重所以能辨義巽是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所以說巽以行權行不定在一處行權即善適乎義而自適其輕重之宜不泥亦不離者也朱晦翁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洪覺山曰德始於踐履而終於行權權之為用大故未易言也　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之業蓋處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宜潛隱不露彼以巽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九卦不言屯蹇者困甚于屯蹇也

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患乃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於困則平時修德工夫在未處困之先可知又曰九德稱制者兩巽曰制所以制其心銳氣而取衡之平也謙亦曰制所以制矜心傲氣而歸禮之節也象旨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于外基言乎其立之位本言乎其養之始地言乎其行之處若曰無入而不自得云耳陸子靜言于鵞湖其意又曰復而先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

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陷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原蓋至此則順理而行无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此以其義言之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于己復之辨辨于幾井人己之間兩極其辨

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

經緯曰夫是九卦也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其反對者四其非反對者五雖尊天親地而上下體爲乾者止於一爲坤坎艮者二也爲兑巽震者三而專卦惟巽也尊乾而重巽兑震也重震重戒懼也戒懼德本也重兑

賁說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德莫美於巽美其能稱而終潜隱不露也其有坎坎也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大難者晦其明懼心知存焉其必躁以動矣豈顧離用哉故稱隱至明之極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何振潜曰此章是承上章說來上是論處憂患耳此却論憂患之故欲人常自戒懼如臨師保而不涉憂患之

塗也　孫質菴曰通章重變字易一變也易之有亂亦
變之所爲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此
章如臨父母總截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則以不遠易
望人而致其責望之意　沈德培曰此章要看不可爲
典要與既有要典二義融透便無礙了不可爲典要者
固此卦爻之常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爻之變也卦爻
固未始有定變而變實未始無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
也易中言員神易貢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
本即言趨時道理原是做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
又却是不定的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爻

爲書也不可遠

陸庸成曰易之爲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變而至常人但日鼓舞于易之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爲常則亦不可爲度其可以爲常則必不可爲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无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爲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之 又曰此章總是贊道之屢遷其曰度曰故曰方即不可爲典要內未始無典常在也非變則圓而

辭則方也遷故不居不居故虛如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于乾之初九則乾變爲姤是位之屢遷也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是質之屢遷也何典常要約之有惟變所適而已適即遷也適於出入之閒則貞其度而外內之知懼適于憂患之際則明其故而尊親之如臨何也屢遷之中遂生得失大抵束于度則得背于度則失憂患之故由度乖也率辭以揆其方則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者森然既有典常矣此作內作外之準而非語夫行道者也道

何以行亦行道之人能言之耳

程敬承曰不遠二字諸說多影响易道最難體貼至變也而至常也不即不離與之爲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隔遠遠之則非是耳如此說方與苟非其人二句意相聯屬　蔡節齋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變動不居以下正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　蔡虛齋曰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也變遷不定周流於卦之六位在此卦爲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爲柔上而剛下在此卦則此爻爲剛

在彼卦則此爻又爲柔在此卦此爻爲柔在彼卦此爻又爲剛上下剛柔皆不可爲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變而在上則在上變而在下則在下變而爲剛則爲剛變而爲柔則爲柔變之所在道之所在道之屢遷如此則體事而无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爲書其可遠乎哉

語類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都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蔡氏曰以典册載事名典后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令典常爲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要約也　沈德培曰說一箇適字要見適之所在是无定中之有定所以下文直接其出入以度

程敬承曰其出入以度二句緊承上惟變所適來適出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渝者故以定則言而曰度度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令人凜凜有懼心焉潘雪松曰知懼謂獨知之地戒謹恐懼也使謂神幾自動

若或使之也又辨凶咎眚災傷嗟惕厲之所自來憤然

明于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而嚴憚之得

失之報也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蔡氏

曰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　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

物知外内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内猶隱顯遯以遠時

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

此外内之戒

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躬也此以禮法繩于外

者言臨父母以敬愛本于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

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于外之嚴憚也

程敬承曰此二節總是明屢遷之道所謂度即道也其出入各有度正其道之屢遷體事而无不在也此條槩日用之常言之下條專主憂患言又者言卦爻之變明于其事欲人知其爲憂爲患而避之也明于其故欲人知其憂患所由致而得其所以避之之方也亦以其道之屢遷體事而無不在也此就變言言道之不可遠而括以一懼字正猶中庸言道不可離而以戒懼謹獨言之懼者易之大綱也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喫緊警策而後人戒懼之至比上深一步矣

蘇子瞻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

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憂患之故又曰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楊止菴曰憂謂終身患一時卽聖人與民同憂與民同患二字

程敬承曰憂患之故何在在乖出入之度也乖出入之度則憂患立至此內外所以知懼而嘗若父母之臨也

孔疏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旣以變爲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爲典要也楊氏曰其初率其辭而不敢違

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躬而行之執而有之則易之道自我行矣

程敬承曰時說每每謂變无常而詞有常故聖人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似此則變與詞有二矣不知詞之所指卽道之所遷道以屢遷爲常可率詞而揆也故知常者通變者也無二理也方卽上度字典常卽方也況德培曰其有典常者卽是不可爲典常者也卽就是不可爲典要如何可以泥得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說一箇初字便含終意說一箇旣有字便含未了意說一箇

方字便含無方說一箇常字便含未始有常夫無方之方必員神者能肖之無常之常必超脫者能貫之蘇子瞻曰達者行其道无出无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爲聖人可也惟聖人實實能行而不爲虛行行有活潑潑的意思不然踰度固遠也即斤斤循度稍有拘泥所謂毫釐而千里亦遠也始終是發明不可遠也敬承又曰人非泥辭拘方而謂之人以會其典常於不可典要之中而謂之其人也蓋易道以變爲常行道必通常爲變未適於變而徒襲其常迹雖行而實非行也此子稍差終涉遠隔故易之遠遠於無其人耳有其人

則貴能行而易在我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張雨若曰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都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

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中爲質意也　胡雙湖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程敬承曰時謂上二句是論卦下二句是論爻不知六爻不出於一卦首舉原始要終以爲質正論六爻之所由成耳　蔡虛齋曰始終即初上也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終也　時謂

六位之時不是趨時之時蓋時物就指此卦中遂爻言趨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　陰陽皆稱物而以時不同故稱時物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柔之時物此節揭一箇質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看其妙用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蔡虛齋曰難知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擬卒成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

潘雪松述曰初者本之所由始事未有形非知幾不能擬其象故難知上者末之所由終在事已成功之後而易知故初辭則費于擬議卒則決以成其終而已

按此節承原始要終而言本末句則解上而起下惟本末也故料得聖人當初初繫辭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詞至於上爻之詞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因初爻之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　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

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推

孫質菴曰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錯舉陰陽之物體具陰

陽之理文因時位以明失得之報而物與德之是非判焉若此者初上非不有之然擬於初者未詳成於終者幾盡備則未也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者不一而詞占之擬議者甚詳以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以昭淑慝之辨无一不備者矣　游讓溪曰雜物謂博取物象若屯之女貞鄉鹿蒙之金夫童蒙困之酒食金車蒺藜赤紱是也撰德謂形容其德之大小美惡若中不中正不正過剛居柔之類是也辨是與非謂卦才之宜稱時位之當否若井以及物爲功鼎以靜重爲貴壯而用壯則凶巽而過巽則吝此非中爻疊見不能備也

又若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下文所云是也

蔡清曰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如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陰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程清溪曰本義以卦中四爻釋中爻旁註廼引晦菴互體未定之說實其下以盡義殊無見也互體之說戰國以下天官術數之家妄爲邪說割裂聖經卦之三畫者三才之名卦之六畫者三才之道全體渾淪那容分裂

豈成造化哉果夫子無爲互體而言之則下文必不復言二四三五同功異位云云也明經不信仲尼而信戰國以下術家邵子曰觀象徒勞推互體孔子之徒也　洪覺山曰易不主於互也以上文言初上下文言二四三五而知中爻之爲中四爻也　陶說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三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見矣物亦有然者未詳論之爻中所具惟物與德而已潛雪崧述曰象旨要與要終之要同崔憬謂中四爻亦

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者是也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爲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于動也以彖爲要則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無待于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見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　韓康伯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

乎道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倪云
此節末二句不重在觀彖上只是甚言六爻不可不備
之意蓋觀彖而知存亡吉凶此惟知者能之而百姓之
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有貿貿焉者矣故末復
以中四爻論之
約說曰二與四同功二節申上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
非之義時位物也剛柔中正德也得位有德則是而吉
失位無德則非而凶也此觀彖詞者不可不玩爻詞也
按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二與四功同乎
陰而位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

君雖在上而多懼夫柔道本不利遠者二遠而譽要之无咎耳其用柔中明其无咎之故蔡虛齋曰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爲即謂之用也周用齋曰柔中只重中字柔字應上柔之爲道一柔字言其才質雖柔而其用則中也苟徒柔而不中安能多譽哉 潘雪松述曰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皆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敢較也 纂言曰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爲善矣故不言也 或問五君位也何謂事任與三同也曰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爲事

故其任大責重同也柔剛指九六也須知此仍是以三五之位爲主而謂其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耳蓋三五皆剛位也以九居三以九居五是謂以剛居剛其才力更無陰柔之雜者也以六居三以六居五是謂以陰居陽則其才力便有未到處矣　質卿曰亦要存亡吉凶言中爻之變是與非若是其備者無非欲人之存其亡吉其凶也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道以恐懼爲本也存亡吉凶易之辭而欲人存其亡吉其凶者則辭各指所之之意故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此其要也是以有吉利而无凶咎　此說可備看

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則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侯果曰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者私其應也曰剛則勝柔則危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胡雲峰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

而成體故曰質文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金汝白曰此章言卦爻立而三才之道備吉凶之義明

物即唯其時物曰物不齊之物文如剛文柔柔文剛之

類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事

陸庸成曰廣莫如地道大莫如天道悉備莫如人道其

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而得之者也故三畫已具三才

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雖六不出于三有妙於三

者是畫即道也分之則三才各別合之則三才互見亦

或有天在下卦而成壯亦或有地在上卦而成泰五爲

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變動不

居所爲易以貢者此也故曰爻爻者效三才之動者也承乘比應宛然卑高之陳剛柔雜居燦然文章之著其文之當者無論已惟不當而時位之得失滋多故吉凶生焉亦三才貞勝之理乎　潘雪松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言易書廣大而天道人道地道悉具其中也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也乾陽物坤陰物古註以類釋等謂爻有陰陽之類易蓋陽貴陰賤以其有等也故曰物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陽物入陰陰物入陽更相雜成六

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若純一其色則不爲文矣文既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卽九六之爻是也位卽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不當爲陽物居陰位陰物居陽位當位者多吉不當位者多凶吉凶之生正其變動之機所不能息者也

彭山曰天道地道皆就人言三四爻動作用之時故爲人位初與二則潛藏含蓄之時故爲地位五與六則成就无爲之時故爲天位其實天地人一理也淮海曰知三者之爲一物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而天地之道歸矣　孫質菴曰天道地道人道道字内已該剛柔陰陽

仁義了但到兼而兩之則天道各兩人道各兩地道各兩而陰陽剛柔仁義等物更覺分曉耳

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差等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雜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　不當二字非謂當則吉不當則凶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必兼當位說葉氏曰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

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楊

止菴曰陰陽交錯謂之爻三畫之卦不曰爻者以其卦體小成未見其更移也既有六畫而三才之道更移然後初爲地之陽二爲地之陰三爲人之陽四爲人之陰五爲天之陽六爲天之陰陰陽往來于其上于是爻見焉爻者交也以交而變也故曰爻

又曰道有變動曰爻以位言爻有等以畫言亦有剛居陽當如同人九三者柔居陰當如蒙六四者而未必盡善則觀其乘承比應與卦主何如也汪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

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或時當相濟也而不當者爲吉或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爲凶吉凶於是而生矣總而言之爻者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吉凶者三才之貞勝信乎易之道三才之道也其廣大悉備以此 方氏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爲心是不才也希聖人法天地庶幾免於不才也已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要讀平聲是要歸之要也）

陸庸成曰前原易與於中古遂連贊易之爲書者三一則以有辭而變始有歸一則以有辭而彖文始著一則以有辭而三才始顯皆未直指文王也故復原易之與而以文王之盛德當之又復因其憂患作易而槩之以辭危使天下知懼而咸納于无咎之域則衰世之意其在斯乎 又曰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世正處憂患以作易也故其詞危情見乎詞也或人情嬉豫之時而陡然若患禍踵至或人情錯愕之秋而穆然若思維獨到危者平之幾也危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爲易傾

蓋以惕人之危也夫福莫大于平平莫平于无咎觀乾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三四僅稱无咎蓋可知矣聞有言吉而後无咎者矣未有无咎而後吉也聞有言吉而後言凶者矣未有无咎而復凶者也此聖人雖繫詞以明吉凶而要歸於使人无咎也　仲虎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韓康伯曰夫爻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

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于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解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柴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無自而興　洪覺山曰居非常誅兮天王聖明文王曷嘗以爲无咎乎故明易以明咎也　易述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其詞危正是聖人用情處蓋當其時人陷溺放逸爲非皆由不知天命之足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蹈凶殃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危便使之平易便使之傾詞何等危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

人不敢生一易心其總要使人歸到无咎處此其道之大而百物俱不能廢也故善用易者存一懼心而巳

周用齋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難而以終爲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

程敬承曰无咎乎福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總是危平之意故易之道究竟教人以危懼求安平而巳

傳云前以九卦見聖人憂患之意此以易辭始終見聖人危懼之意可以爲萬世訓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備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方獻夫曰上篇多言功用之盛下篇多言憂懼之意皆贊易也　張爾若

曰上傳言聖人立象盡意爲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但傳言聖人自家无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道正相發　陸庸成曰上章言无咎此章又言吉凶吉一而已凶乃多途故吉之先見止云吉事有祥耳至于爲險爲阻而凶害悔吝轉轉相生非乾坤聖人能早知之又曷能預定之其能悅能研之能由知險知阻之知也故成能之能由知器知來之知也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恒易恒簡中自聖之靈明自運之變化无非各指所之以告天下而已八卦以下乃聖人本獨知以成能者

也彖變不一則其情亦不一易情无窮而總歸於吉凶
卦象之告情之蘊也變動之利情之符也爻象之情言
因卦象而有定吉凶之情遷因變動而无定然无二情
也即情遷之中自有不遷之情故凡易之情于相見可
概見也

程敬承曰易簡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
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彖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
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
覆發情遷之義葢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吉人恒少其
餘若叛若躁若誣若疑若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

遷。无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迹。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迹。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爲易也不能恒。若坤不知阻其爲簡也不能恒。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又曰。險有危懼不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知險者乾之所以兢兢也。知阻者坤之所以抑抑也。此承上章危懼之意而言

朱氏曰。乾健而爲萬物先。莫或禦之。其德行恒易。坤順以從乾。无二適也。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爲難

以簡也故知阻之為疑　程紀德行謂以乾坤之德為行恒專一也徤則遇險亦易是為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為恒簡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必着意去知之也大文云易簡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不是易簡

蘇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　胡雲峰曰乾徤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為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以乾坤徤順而又曰險阻其

詞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聖人憂患之意至矣　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无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无阻故阻之幾无不前知觀于水天爲需義不困窮則乾之知險也險莫如水也山地爲剥順而止之則坤之知阻也阻莫如山也平日之悅心易簡涵了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　盧中庵曰悅心研

處定吉凶而成亹亹只是歷發乾坤之能事正見至健

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於險阻處非險阻之所以然也

下文方是所以然處

按說心以无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朱子曰悅心是

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

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蘇紫溪曰悅心

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說者自得于心也研慮

卽幾也說非安排研非强探一易簡而已朱漢上曰天

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

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潘雪松述曰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于人心則云爲也人心應感至神言云行爲无停機无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化之自然此幾也善之先見而爲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形而已見于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爲器故云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事應未至其幾甚微考究而知故曰占也蘇氏曰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陸庸成曰惟聖心之簡易厥往知來故无不可象得无不可占決也　姚承庵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者也皆

了吉方稱凶事耳吉事句不必增入凶事楊止庵曰易中皆稱吉凶此獨稱吉者未事時吉一而已有祥即吉事也　洪覺山曰凡吉事必有禎祥之見此乾坤前知之理也知崇知來以此而已

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无事也故曰百姓與能　仲虎曰天

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之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　楊止庵曰百姓之智愚賢不肖不同而皆得與聖人之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也邵子亦曰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皆吉也韓康伯曰人謀凡議於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程敬承曰聖人　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爲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彖之詞乃始以情言情亦象中所具爻彖所言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　陸庸成曰象告是剛柔之畫而雜居不一合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言象之所告而已

潘雪松述曰上古觀之于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彭山曰象謂畫爻告告人也爻彖謂卦爻辭彖辭剛柔雜居象之爻錯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而吉凶

可見爻彖所發乃其情之所不能已耳剛柔爻錯即所謂變化情即所謂險阻也見聖人之繫辭皆本于卦畫自然之象而以人情言此百姓之所以與能也歟

姚承庵曰變動是卦爻之變動變動雖无利之可見而其人趨吉避凶却在于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故曰變動以利言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屢遷而不定若下文云云是其辭之遷以情而遷也

潘雪松述曰變動以利言謂爻之變動本欲人趨吉避凶而无不利其有吉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卷〕以爻詞明人情之險阻必係之下四者而後知所以趨避

動之利也康伯曰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
順逆者殊故吉凶生也蘇氏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
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之所甚惡則我之所
謂吉者彼或以爲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
相攻也相取言相求也遠謂兩體上下相隔近爲比爻
共聚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謂之相取取之不以理故
悔吝生矣情僞虞翻謂陽情陰僞以情實而相感者巳
信而人皆信巳則利生焉以虛僞而相感者巳不信而
物莫能信則害生焉相感情之始交利害則吉凶悔吝
之端也近謂比爻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陽

乘陰承謂之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必有乖違之患而凶或害之曰或且然之詞。其不免于悔且吝必免害之而悔則趨于吉且利也吝而不悔則遂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知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詞　徐子與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詞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

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婚媾往吉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項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妨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近相取

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者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只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備此三者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言之　朱語類曰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個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　蘇子瞻曰悔吝者生於不弘通者也天下孰爲真遠自其近者視之則遠矣孰爲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

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　邵寶曰爻應于遠則于近者不能相取僞而不情惡而不愛感通絶而相攻之數生矣故曰凶或害之悔且吝苟比于近則于遠也亦然近者得禍于勢遠者得罪于義得罪于義者人得而攻之然不若得禍于勢者之迫也辭言近者其理如此非姑以爲例也動尚變筮尚占其道一也又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爲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休君子取之否則爲遯之四也雖然感莫大于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

而苟焉以求相得可乎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之謂也故遠而相求有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有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有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有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无正應也則近有相取之道焉如賁之二則以承而賁須如復之二則以乘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

孔穎達曰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有合散如萃之六二者有屈伸如乾之初九者有躁靜如歸妹之九四者有剛柔如履之六三者是曰體與情反質以願違情偽之道不越是矣合散合而散也屈伸屈而伸也躁靜靜躁

而靜也柔剛柔而剛也
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
下爲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
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係詞之以言諭人也剛柔
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殊也自
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
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
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益其初皆因窮而變變
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

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于本彖矣故有在彖爲主爻而在本爻則爲今稱近者此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也　又曰相攻相取相感近而不相得四者人情之見于動者也而卦爻之變動如之慙枝多寡游屈六者人情之見于言者也而爻彖之辭如之所謂爻彖以情言者如此動與辭與上文云爲正相應　程竹山曰遠近相取句專說一〻好者蓋遠相取則或至於遠寔近相取則或至於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

程清溪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云云並由剛柔雜居之相推者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吳幼清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譬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巽人之辭也　又曰叛謂背實棄信言與實相背故慙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

自敗皆相反對守謂所依據吳王失國故其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其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將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慚猶強言之屈則无能強言矣中心疑者以爲是又以爲非以爲可又以爲否竟莫適從誣善或云本无而自誣爲有本不能而自誣爲能夫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着矣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上繫以默而成之爲結下係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意歟　眞希元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欺陳无隱者亦近乎多辭

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奸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漸三將叛之辭睽上中心疑者之辭臨二吉辭睽三躁辭中孚三誣善之辭節上失其守之辭六詞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

沈德培曰先天只說得箇象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旣云以情言又云以情遷種種愛惡情僞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而後面只管不能已於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於无言相視而

噫乎愛惡相攻節吉人辭寡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張常甫曰夫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於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彖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非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陸庸成曰知人之詞因情而遷者吉一而凶則多其所謂吉詞者又主乎寡而不主于多則知不言默成者其吉人之所以知險阻與上繫終之以默下繫終之

以寡[illegible]善學易者其在得意忘言者哉

經繹曰大哉乎大傳是天人貞一之統也二傳之首原天地之知能一神明之德而贊其易簡易簡者天地之至德也確然隤然貞一爲觀以知始而作成卦以象此爻以效此而聖人之知能出焉進而本諸天也二傳之終極卦爻之法象盡變通之列而歸之德行德行者聖人之易簡也至健至順知險知阻以神明而默成象卦所象效爻所效而天地之至德存焉反而約之身也又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聖人之德以致一貳者疑之易也者明天道察民故因貳以濟其行反之使貞於一者也

貞於一而道矣乃其贊卦爻也質天準乎天地德業效於聖人至矣而約之君子之擬議易體立焉其蓍策也本天地之數極深幾之神又至矣而通之日用之酬酢易用行焉其發擬議變化之端與何思何慮之則惟樞機於言行司契於人心約之精義約之利用約之畏慎謙密研幾而時動也以致一也此可以觀德行矣

繫辭總畧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旨而實非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異矣聖人觀象係詞係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即為道道分三極而合之為一天詞判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得此一者易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指耶無非教人憂悔吝震无咎以趨易避險云

耳固知易之道盡於易簡準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神易以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道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无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名易无方之神乃從陰陽不測而名神洵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變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八

只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尸數之變化无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爲之也易其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道而察民故何以與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爲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无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

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卽易簡之謂也彖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貞于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戒憧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鼎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此一如射隼苞桑知幾而復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曷故哉懼衰世之民不明于理之一而其心貳其行罔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

惟於憂患云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學遯
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
辨而吉凶決焉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
易道未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
免人於凶咎乎總之聖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
一也係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
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即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
簡理得者乎嘗總爲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
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
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係詞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汪都山曰繫辭之言易簡三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而生人物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而模之爻象易之實也此言聖人以易簡而具爲德行易之本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而已矣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與其易簡之能也

周易宗義卷之十一終